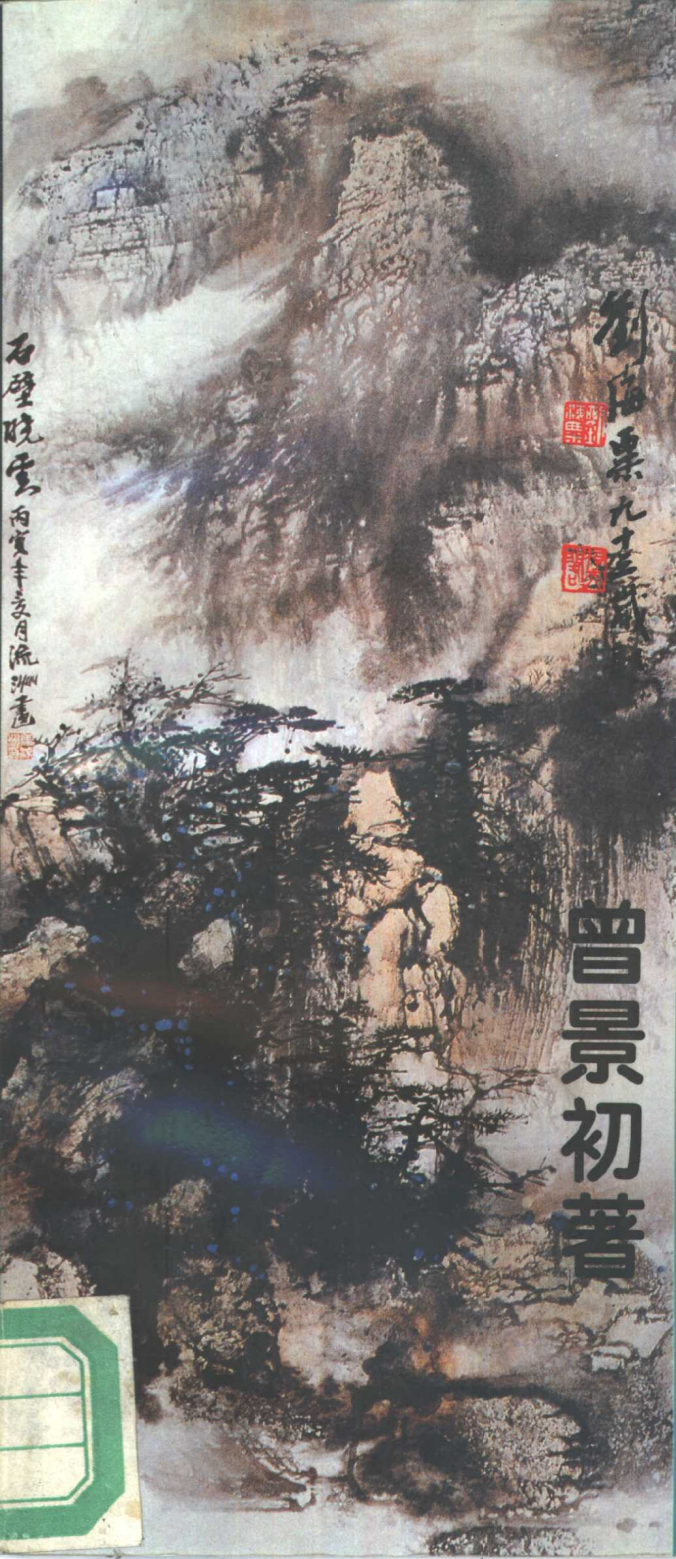


中國詩畫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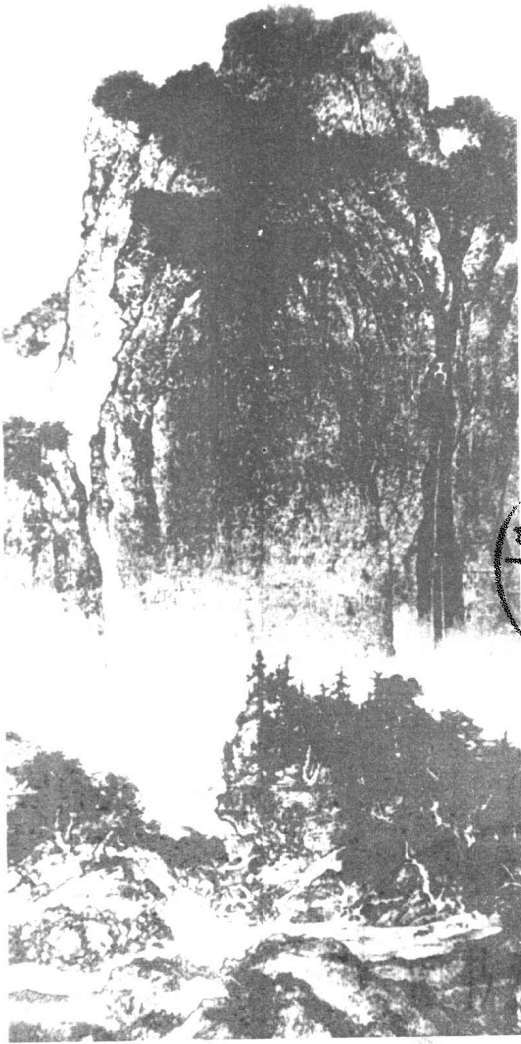


曾景初著



中國詩畫

072133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女子學院 0021148

AA885/08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画/曾景初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6
ISBN 7-80105-119-X

I. 中… II. 曾… III. 绘画-诗歌-相互关系-研究-中国-
IV. J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5978 号

中国诗画

曾景初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长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75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105-119-X/J·13 定价: 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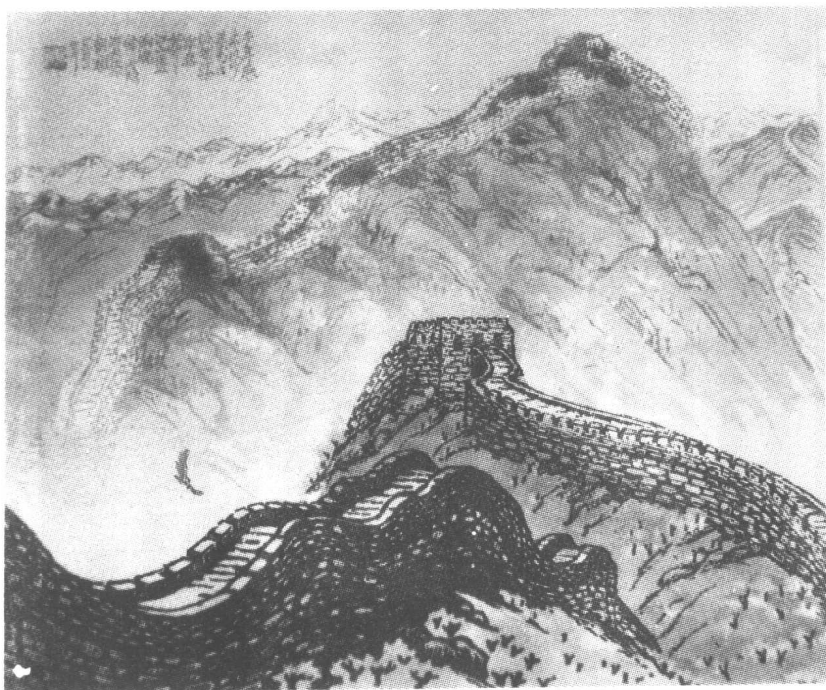


曾景初简历

1918年生于湖南省双峰县。1939年起自学木刻版画。1947年至今,一直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和创作版画并研究文艺理论。先后出版有:《曾景初木刻集》、《木刻与剪纸》、《木刻版画技法》、《木刻花卉》、《曾景初版画选集》、《绘画散论》等著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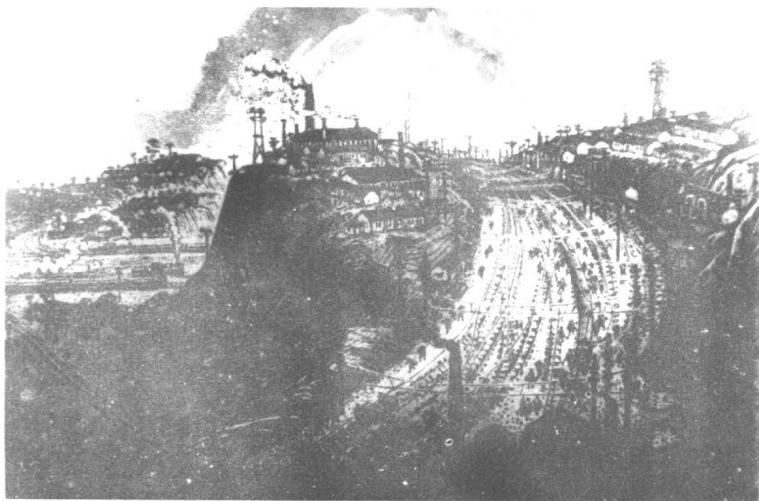
鲁迅像
版画

(1978
年作)



长城

水印版画 (1962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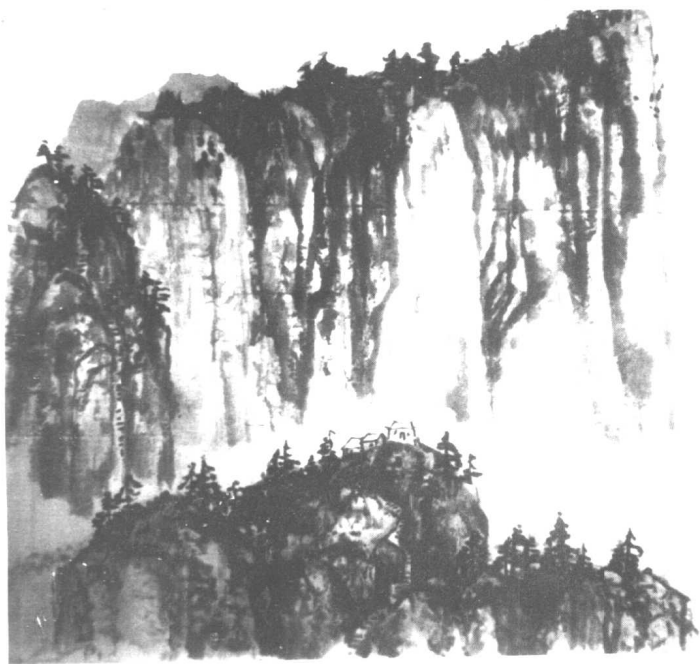
沸腾的矿山

套色版画（1963年作）



场上

版画（1962年作）



西岳华山图
 1993年作
 张其成

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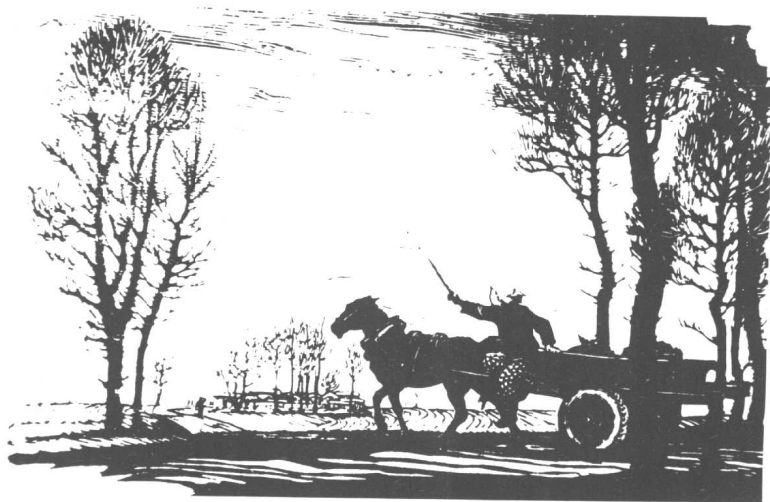
中国画（1993年作）



1983.3.

非正式的宴会

版画（1983年作）



回家赶春耕

版画（1952年作）



绣球百合



丹卷



车前子



荣花

（以上字、画均为作者手迹）

華底龍魚竟態真疏苔敗葉也精
 神更國妙得三家秋風格驚看一
 代新豈獨國中增異彩更於海外
 薦奇珍瀟湘月白烟波淼衡嶽松
 青萬古春

湘潭齊白石紀念館成立
 一九八三年 双拳 曾景初題

湘潭齊白石紀念館成立

神新珍春 精一代奇萬 也一荐松 叶看外青 敗驚海岳 花格于衡 疏風更 真秘彩 態家異 意得三 魚妙國 虫圖獨 底豈瀟 筆画邕

登樓吟

何如坎外史
 又盡物在須
 上光瞻古今
 更目光今古
 層樓千里祇
 縱橫

(1984年)

層樓雪上何如千里目
 於盡新神合暮瞻雲杉外
 縱橫今古在須臾
 登樓吟 一九八四年 曾景初題

寄吴稼

解放前与吴稼共事长沙，吴写诗，余刻木，意气风发，相期有所作为，而征程坎坷，略无成就，今垂垂老矣，书此以寄。

笔刀相济忆星沙 旧日豪情尚可夸
吞吐岳云消瘴气 澄清湘水活鱼虾
每思往事追千载 欲迈时贤创一家
夙愿未酬人已老 独凭衰柳数归鸦
(1987年)

筆刀相濟憶星沙
舊日豪情尚可誇
吞吐岳雲消瘴氣
澄清湘水活魚蝦
每思往事追千載
欲邁時賢創一家
夙願未酬人已老
獨憑衰柳數歸鴉

稼與余共事長沙，也寫詩，余刻木，意氣風發，相期有所作為，而征程坎坷，略無成就，今垂垂老矣，書此以寄。

寄张生

一別浮雲二十載
此時重見倍歡欣
蒼顏白髮心猶壯
麗句清風氣自神
宇宇才名如煉石
字字筆力似雕龍
日暮春風初起時
正是江南好景時

寄张生

一別浮雲二十載
此時重見倍歡欣
蒼顏白髮心猶壯
麗句清風氣自神
宇宇才名如煉石
字字筆力似雕龍
日暮春風初起時
正是江南好景時
(1987年)

千年歷盡風沙惡
萬古依然勝迹存此日
登臨當雪霽江山莽
動心魂

長沙時元二十一年 作元二十一年
石景和少時之書 四四

欲向湘纍酹一觴沉
魂千載水猶香臨流
極目烟波淼瀲灩長
涵日月光

是湘江居元二十一年
元二十一年書景初書

放眼橋頭三鎮雄波濤滾大江東樓餘黃
鶴千年迹山對龜蛇一綫通魏帝船連
謀畧短秦符鞭斷霸圖空坦途天塹視
今昔銀漢遙通指顧中

過武漢長江上橋
五三年書景初書

读台湾杂剧图松先生山水五三首

追踪堂子綫經年終拜 兼原
以秘傳湯說症心迷因 稽東方
火旺照影之道

此一劇圖托之為學盧奧馬帝時多手筆改畫
范寬所繪新景
注三、泰成亦說張便這烽火炬院矣而歸 市頂滅
祇剩下一堆供紀念的灰燼可是永久的覺醒
再次照耀東方 人類歷史起降的東方

審君悟生理動惠養忘靜
衷神動靜相開二貴江山
此中只此是喜

法劉國祐先生說依之生心息妄觀念只在儒家日日
致及名事物無心中乃到般若而追求動中之
靜之中之動之理

读台湾画家刘国松山水画有感（三首）

- 1 追踪卢马几经年 终拜华原得秘传
漫说痴心迷国粹 东方火炬照无边
- 2 亏君悟得生生理 动里苍茫静里神
动静相关一以贯 江山无处不成春
- 3 长城峙北国 五岭障南天
瀚海青如染 高原冰化川
三山五岳壮 四海九州连
更看群英茂 百卉鲜
如斯众美聚 怎惹魂牵
挥汝纵横笔 画图锦绣篇

長城靖北國五嶺障南天瀚
 海高如巢之在原冰河川三山五岳
 壯如海九如直上蒼崖英茂心
 欣百卉鮮如新東美聚志不
 憂魂之半輝汝能橫長手盡
 周錦綉篇
 天六零年仲夏初題

小 序

荒 芜

曾景初兄早年作画是画家，中岁写诗是诗人，近年潜心于文艺理论的研究，写了《中国诗画》一书，洋洋洒洒，十余万言，中外古今旁征博引，总结出中国诗与画发展中二者互相结合的一大特色。诗画的同异问题，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到 18 世纪，德国学者莱辛在《拉奥孔》里以充分的例证，说明诗画并不同质。他说，由于诗和画所使用的媒介不同，因而各有各的特殊便利与限制，诗只宜于叙述动作，画只宜于描写静物。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诗论》中，对此曾作过很好的阐述。他说，描写静物不宜于诗，因为诗的媒介语言是在时间上相承续的。比如说一张桌子，画家只须用寥寥数笔，便可以把它画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如果用语言来描写，你须从某一点说起，顺序说下去，说它有多长多宽，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等，说了一大篇，读者还不一定马上就明白。叙述动作不宜于画，因为一幅画仅能表现时间上的某一点，而动作却是一条绵延的直线。溥心畲曾用贾岛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

诗为画题，画了十几幅，只画出一些“潭底影”和“树边身”，而诗中“独行”的“行”，和“数息”的“数”的意味终无法传出。

然而用莱辛的学说来分析中国的诗与画，便不免碰上钉子。莱辛素来瞧不起山水花卉翎毛，以为它们不能达到理想的美，而中国画家唐宋以后却正在这些题材上做工夫。莱辛认为画是模仿自然，画的美来自自然美，而中国人则谓“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莱辛以为画表现时间上的一顷刻，势必静止，而谢赫六法首重“气韵生动”。

至于说到诗，中国诗，尤其是西晋以后的诗，向来偏重景物描写。莱辛所反对的历数事物形象的写法，事实上，在中国诗中也常常产生很好的效果，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极好的一例。

中国画史中最能说明诗与画密切相结合者莫过于文人画中的题画诗。所谓题画诗，可分为两种，一是别人题的，一是画家自题的。隋唐五代之画多无题识，宋以前画又多出于公立画院，称为院体画。职业画家不一定会写字和诗。别人题画的也写在另外的纸上，画自画，诗自诗。

前人诗集中有很多题画的诗，题得最多又最好的首推杜甫。杜甫有一首题《画鹰》的诗，把苍鹰的奋厉猛鸷之状写得非常生动。查初白评此诗说：“此诗极动荡之致，到底不离画。结句若说真鹰，何足为奇，惟以写画鹰，便见生色。”又如白香山题萧悦《画竹歌》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意成……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描绘画竹为真竹，非咏竹，而是咏画中之竹。由此可见，好的题画诗要与画互相映发，互为补充，不仅仅要写得优美贴切、风趣。

宋元之世，文人画家辈出，米芾，苏轼开其端，赵子昂，倪雲林踵其后，号称三绝。明清以来，更是人才济济，董玄宰、文

徵仲、唐伯虎、徐青藤、八大、石涛、恽南田、郑板桥影响更大，为世所重。文人画的特色就是在精神上与诗相近，所写的并非实物，而是意境，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印象，而是铸熔印象于情趣。他们的题画诗更是随意抒写，不拘绳墨，或自寓怀抱，或讽刺世人，既别开生面，而又与画融合无间，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宋·文与可画竹，自谓有成竹在胸，每画毕，不轻易着墨，留待苏轼题咏。苏轼有一首诗打趣他说：“渭川千亩在胸中”。郑板桥在潍县署中画竹，题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吃掉渭川一大片竹笋，从萧萧竹叶声中听出民间疾苦，都不是画竹能表达的，只有借诗来抒写画外之意。唐伯虎风流洒脱，自成机杼《题画鸡》云：“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徐青藤穷愁潦倒。心中块垒，全于诗画中发之，《题风鸢图》云：“柳条搓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随笔点染，皆饶机趣。聂绀弩的《散宜生诗》集中有两首《清厕同枚子》，大家都觉得题材新颖，其实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中就有一幅《掏粪图》，陈穆庵为题诗云：“携瓢荷桶往来勤，逐臭穿街了不闻。莫道人过皆掩鼻，世间清浊久难分。”此诗的最后一句与聂诗的“香臭稠稀一把瓢”、“笑他遗臭桓司马”可谓所见略同、异曲同工。不过陈诗写的是职业掏粪工人、聂诗写的却是堂堂文化人，而时间又相距一个甲子，显得后者更富有时代悲剧色彩了。

景初兄自己是画家、诗人，深知创作的甘苦，所以他评诗论画，首先以立意为重。意就是见识、思想，也就是个人风格、时代精神。比如，庐山向来以清奇见称，如果画家诗人只从自然风光着眼，极力刻画峰峦泉石的险怪，即使费尽颜色笔墨，也难以超越前人创造奇迹。但有人却把庐山与时代联系起来，只用“人心更比庐山险”七个字，便赋予它以耳目一新的风貌与境界。另

外，景初兄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各个时期各种艺术流派与理论，不把它们看作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而是把它们看成历史长河中的细流，承先启后，相辅相成的因素。这种观点比那种“画越古越好”以及“好的诗都被唐朝人做尽了”的看法，要切实合理得多了。他对文人诗画指出不少流弊，但同时又寄予其发展的希望。

对于画和诗，我不过是个半吊子，说不出什么条条道道来，但是读了景初兄的大作之后，获得很多启发；特别是他着力提出的中国诗书画同源合流的问题。我认为那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一大宝库，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发掘的东西。

1986年8月1日

华 夏

曾景初同志把《中国诗画》的原稿带来征求意见时，我恰好正在赶写一篇文稿，本来抽不出时间马上就阅读；可是当我随手翻看了几处文字之后，却被吸引着一口气看了几十页。原因之一是，作者的文字很合我的胃口，朴朴实实地一点造作的气味也没有，而且简练流畅，相当的富有表现力。原因之二是，从那大量的旁征博引上感到作者颇下了功夫，光是中外名家论诗的引文，就有三四十处之多。原因之三是，评论作品时所用比较法，效果好，引起了我的兴趣。“红杏枝头春意闹”里的“闹”字，是人所共知的名辞，但当作者把另五句都含有这字的诗句（苏轼等人的诗词）写出来一比较，就使人更感其运用之妙。单看司空曙的“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这诗，似乎并不怎么差，可当作者把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首对比着来分析，就顿觉有天壤之别了。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一词，虽有脱胎与套用白朴等同类诗词的内容与词句之嫌，但把被套用与脱胎的原词也写出来相比较之后，却仍然不能不承认马致

072133